



天主教

中華郵政北字第六二一八五號  
執照登為雜誌交寄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字第一〇〇九號

發行人：財團法人台灣明愛文教基金會  
發行人：梅冬祺神父  
地址：台北市105中山北路一段二號  
九樓九二〇室  
電話：(02)2381-2140  
郵撥：財團法人台灣明愛文教基金會  
帳號：一九一四三七〇一

三六八

中華民國  
一〇四年二月

國郵資  
台北郵局  
台北字第  
雜



教宗方濟各  
世界和平日文告

(二〇一五年一月一日)

「不再是奴隸，而是弟兄姊妹。」

1. 在新年伊始，我們領受天主賜給全人類此一慈悲的恩賜之時，我向每一位男女人士、所有的國家及民族、政府及國家元首，以及宗教領袖，表達我衷心的和平致賀。為此我祈求不再有戰爭、衝突，也不再有人為的或是過去和現在的傳染病造成的災難，不再有天災所引起的破壞。我特別祈求，基於共同的呼叫——與天主及與所有善心人士合作，為促進世界的和諧與和平，我們能抗拒誘惑，不再有與我們人性不配的行為。

在去年的和平日文告中，我談到「在每一位男士和女士的心中，渴望有一個圓滿的人生，其中包括對手足之情這無法壓抑的渴求——促使我們進入與他人共融，不再視別人為敵人或競爭對手，而是把他們視為應予接納和擁抱的弟兄姊妹。」（註一）由於我們天性就是要與別人建立關係，註定在被正義與愛所啟發的人際關係中找到滿足，因此我們的尊嚴、自由和自主必須獲得承認及尊重，這是人類發展中最基本的條件。但不幸的是，人剝削人的這

一禍患日趨嚴重，嚴重地破壞了我們的共融，以及天主對我們的呼叫——打造以尊重、正義與愛為特色的人際關係。此種現象以許多不同的形態表現出來，使人輕視他人的基本權利，且壓抑他們的自由與尊嚴，確實令人深惡痛絕。我願意簡單地思考這些問題，使我們能在天主聖言的光照下，把所有人「不再視為奴隸，而視為弟兄姊妹」。

### 聆聽天主對人類的計劃

2. 我為今年和平日文告所挑選的主題，取自聖保祿宗徒致費肋孟書，在書信中，宗徒保祿要求他的合作者，接納赦乃息摩——過去是費肋孟的奴隸，現在是一位基督徒，因此保祿認為他值得被當作自己的弟兄。這位外邦人的宗徒寫道：「也許他暫時離開了你，是為叫你永遠收下同他，不再當一個奴隸，而是超過奴隸，作可愛的弟兄」（費15-16）。赦乃息摩成為基督徒後，就成了費肋孟的弟兄。歸化基督，是基督門徒生命的開始，因此是一個重生（參格後5:17；伯前1:3），使兄弟之情作為家庭生活的基礎，也是社會生活的基礎。

在創世紀（參一27-28）

，我們讀到天主造了一男一女，並祝福他們，好使他們能增加繁衍。祂使亞當和厄娃成為父母，他們也回應了天主要他們生育繁殖的命令，孕育了第一個兄弟之情，就是加音與亞伯爾之間的關係。加音和亞伯爾是兄弟，因為他們出自同一母胎。因此，他們有同樣的源頭、天性和尊嚴，就像他們的父母一樣，是按天主肖像所造。

縱使因手足關係而有同樣的血統，且有同樣的天性和尊嚴，弟兄姊妹間還是有差異存在的。因此，大家都是弟兄姊妹，所有的人都與他人有關係、有所不同，但都共享同樣的來源、天性和尊嚴。這樣，兄弟之情就構成了種種關係的脈絡——成為建立天主所創造的人類大家庭不可缺的實質。

可悲的是，在創世紀所敘述的第一批受造物，與信友因在基督內重生而成為「眾多弟兄中作長子」（羅8:29）的弟兄姊妹，之間有罪惡負面的現實存在——此一事實常常中斷人類的兄弟之情，而且不斷玷汙我們在同一人類大家庭裡成為弟兄姊妹的美好與高貴。加音不但受不了亞伯爾，還出於嫉妒而殺害亞伯爾，因而闖了第一個兄弟鬩牆之禍。加音殺死

亞伯爾，這是他嚴拒履行他作為亞伯爾親兄弟這召叫的悲痛證明。他們的故事（參閱創四1—16）所呈現的，是所有的人都蒙召去合而為一度過人生，完成每個人都關愛他人這困難任務。（註二）

諾厄與他孩子的例子也是如此（參創九18—27）。含不尊敬他的父親諾厄，使得諾厄詛咒他那無禮的兒子，而祝福其他那些尊敬他的兒子。這就造成了同一母所生兄弟之間的不平等。

在有關人類大家庭來源的敘述中，與天主——父親的形象，以及與弟兄疏遠不和的罪象，就成為拒絕共融的表現。這罪滋生了奴役文化（參創九25—27）；它的後果會從一代延伸到下一代：排斥他人、對人虐待、侵犯他們的尊嚴和基本權利、把不平等制度化。因此我們需要不斷地回歸到耶穌在十字架上犧牲的盟約，相信「罪惡在那裡越多，藉著耶穌基督，恩寵在那裡也越格外豐富：」（羅五20—21）。基督、天父心愛的聖子（參瑪三17）降來是要顯示天父對人類的愛。不論是誰，凡是聽了福音而回應召叫悔改的人，就成為耶穌的「兄弟、姊妹和母親」（瑪十

二50），因此也成為他父親的義子（參弗一5）。

一個人不會只透過一個權威的神聖命令，在沒有行使個人自由的情形下，也就是說，在不是自願皈依基督的情形下，就成為基督徒、成為天父的子女和在基督內成為兄弟或姊妹。要成為天主的子女，必然需要悔改：「你們悔改罷！你們每人要以耶穌基督的名字受洗，好赦免你們的罪過，並領受聖神的恩惠」（宗二38）。凡是藉由信德，並以他們的生命回應伯多祿宣講的人——不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奴隸和自由人（參格前十二13；迦二28），都進入了第一批基督徒團體中的弟兄關係（參伯前二17；宗一15—16，六3，十五23）。不同的出身和社會地位，不會貶低任何人的尊嚴，也不會排除任何人於天主子民之外。因此，基督徒團體是一個弟兄姊妹分享愛的共融團體（參羅十二10；得前四9；希十三1；伯前一22；伯後一7）。

這一切顯示出，在耶穌基督的福音中，天主「更新了一切」（默廿一5）（註三），而且也能救贖人類的關係，包括奴隸和主人之間的關係，因為這福音闡明了二者的共同點：義

子的身分以及在基督內的弟兄之情。耶穌自己就對門徒說：「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稱你們為朋友，因為凡由我父聽來的一切，我都顯示給你們了」（若十五15）。

過去與現在奴役的多種相貌3. 自古以來，在不同的社會裡都有人被人奴役的現象。在人類歷史中有些時期，奴隸制度一般是被人接受的，且受到法律的規範。是法令指出誰出生是自由、誰出生就是奴隸，也提到在什麼情況下，一個生來自由的人會失去他的自由或如何重獲自由。換句話說，法律承認有些人能夠或必須是他人的財產，任由他們處置。一個奴隸能像一件商品一樣，被人買賣、轉讓或取得。

今天，由於我們尊嚴意識的成長，因而把奴役視為違反人性的罪惡（註四），全世界且已正式廢除奴隸制度。每一個人都有權利不處在奴役狀態下，這已經是一個不得違反的國際法律。

然而，雖然國際團體已針對終止各種相貌的奴役制度有了無數協定，也提出了各種對策來打擊這現象，但是今天還是有好幾百萬的人——兒童、

各種年齡的男子和婦女，被剝奪了自由，且被迫生活在類似奴役的情況下。

我想到許多男女勞工，包括孩童，在不同的領域受到壓制，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地，在家庭中或是農地，在製造工廠或是礦場；不論是在勞工法未能遵守國際規範以及最低標準的國家，或是在勞工權益缺乏法律保障的國家，這也同樣是不合法的。

我也想起許多遷移者的生活狀況，他們在流浪漂泊的生活中忍饑受餓，被人剝奪自由、搶走財物，也經歷了身體及性的虐待。我更想起其中的一些人，他們經過恐懼、不安全的嚴酷旅途，終於抵達目的地時，卻又被拘禁，有時候是在非常沒有人道的狀況下。我想起他們中那些因為各種社會、政治和經濟原因，被迫過著隱名埋姓的地下生活的人。我還想到那些為了遵守法律，不得不度著有損尊嚴的生活，並接受低下的工作條件，尤其是有些國家的法律訂定或允許移民勞工藉著法律的制度依賴他們的雇主，例如，他們合法的居留是以他們的工作合約來申請。是的，我想到的就是「奴役勞工」。

我也想起那些被迫賣身的人，其中許多為孩童，以及那些性奴隸。我想到那些被迫結婚的婦女——被賣要嫁給人的婦女，還有那些丈夫去世，而被轉給丈夫的親戚，卻沒有任何同意與拒絕權利的婦女。

我不禁也想起所有那些人，成人與孩童，他們成為器官被販賣、被徵募當兵、乞討、從事不法活動諸如生產和販賣致幻毒品，或各種名目不實的跨國收養者的目標。

最後，我想到所有被恐怖集團綁架或拘禁的人，目的是要他們成為戰士，或更嚴重的，是一些年輕女性，被利用成為性奴隸。她們很多消失無踪，其他人則被多次販賣、鞭打、肢體遭受傷殘或被殺害。

#### 更深层的原因

4. 今天與過去一樣，奴役植根於人們的觀念，把人視為一件物品。罪惡只要一旦腐蝕了人心，便令我們遠離造物主以及我們的近人，後者就不再被視為有同等尊嚴、賦有同樣人性的弟兄姊妹，卻被視為物品。不論是靠著壓制或欺騙、身體或心理的脅迫，按天主尚像所造的人，他們的自由就被剝奪，被販賣，被貶低為只是他人的財產。他們被人對待為達到

目的的手段而已。

除了這更深層的原因，亦即否認另一個人的人性以外，還有其他的原因來解釋現代的奴役形式。在這些原因中，我首先想到的是貧窮、低度開發以及排外，若加上無法接受教育，或是很少，甚至沒有工作機會，更是雪上加霜。販賣人口以及奴役的受害者，往往是那些想尋找機會脫離赤貧的人；他人聲稱可以雇用卻受騙的人，他們往往落在販賣人口的犯罪組織手中。這些組織網絡擅於利用現代的通訊方法，做為誘拐世界各地年輕人的方式。

另一個造成奴役的原因，就是人的貪腐。人為了貪財，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奴工和販賣人口，往往需要中間人做共犯，可能是執法人員、政府官員，或是民間或軍方機構。「當人們把金錢，而不是人做為經濟體系的中心時，就會出現這種情形。是的，人是按天主尚像所造，並受託掌管所有受造物，必須是社會或經濟體系的中心。一旦人被錢財取代，我們的價值觀就會被顛覆了。」（註五）

造成奴役的因素還包括武裝衝突、暴力、犯罪行為和恐怖主義。很多人遭綁架，為的

是要被販賣，被徵召為戰士，或被性剝削，而有些人被迫移居國外，離鄉背井，放棄自己的家園、財產，甚至家人。他們不得不另謀出路，不惜失去他們的個人尊嚴，冒著生命的危險，為脫離困境；他們冒險被捲入那惡性循環的圈子裡，陷入悲慘、腐敗，以及對他們有害的後果。

#### 5. 一想到販賣人口，非法走私

移民，以及其他公認或未經公認的奴役形式，我們往往會有一個感覺，那就是，這些現象都是在一個普遍性冷漠的氛圍下產生的。

令人難過的是，這感覺多

半是真的。然而，我願提出一些宗教團體——尤其是女修會團體，為援助那些受害者，多年來默默付出的許許多多的努力。這些機構在非常艱苦的情況下工作，當他們努力打破連結販賣者、剝削者與受害者的無形鎖鍊時，還常常遭到暴力相向。那些鎖鍊是一連串的環境構成的，每一個環節都包括精明的心理策略，使得受害者依賴他們的剝削者。他們加上了對受害者以及他們所愛的人不利的勒索、威脅，還加上具體的行動，諸如沒收他們的身

份證明文件，以及身體的暴力。宗教團體的行動有三個主要領域：對受害者提供協助、對他們進行心理和教育重建、讓他們重新溶入現在生活或他們來自的社會國家。

這需要勇氣、耐心和毅力的鉅大任務，值得全體教會和社會的敬重。然而，只是終止對人的剝削這任務是不夠的。還需要在制度面上做三項承諾：預防這樣的行為、保護受害者、對犯罪者給以法律制裁。更進一步來說，由於犯罪組織利用全球網路來達到目的，所以為消除這現象，實際上還需要全世界各個部門的共同努力。

各個國家必須確保他們自己的法律能真正尊重人的尊嚴，無論是在移民、就業、領養、企業搬遷以及奴工生產的產品銷售等等。還需要有公正的法律，以人為中心，維護基本權利，若是權利受到侵犯，要能恢復那些權利。這法律還要對受害者提供重建人生的機會、確保他們的人身安全，還必須有效執行，不容貪污或逃過懲罰。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必須要被肯定，從文化和大眾傳播開始做起。

政府與政府間的組織，在遵守輔助原則的情形下，必須

協調並採取行動，來打擊從事販賣人口及非法移民的跨國犯罪組織。不同層級的組織顯然必須合作，包括國家及國際間的組織、民間社團及金融界。

企業界（註六）有責任保證受雇者的工作環境有尊嚴，也有足夠的薪資，但他們也該警覺，不讓壓制他人或販賣人口的事，進入銷售管道。除了企業界的社會責任外，消費者也有社會責任。每個人都應該意識到「購買常是一個倫理行為，而不僅是經濟行為。」（註七）

至於民間社團組織，他們的責任是喚醒大家的良知，推動必要的步驟，以打擊和拔除奴役文化。

近幾年來，教廷注意到販賣人口的受害者的痛苦，也聽到那些幫助他們獲得自由的教會團體的聲音，因此更加懇求國際團體，希望各個不同的機構能加強合作，以終止這個禍患（註八）。教廷也主辦了多次會議，好讓大家注意到販賣人口的現象，同時也推動不同機構間的合作，包括各大學及國際組織的專家，從遷移者的本國、過境國家或收容遷移者的國家來的警察部門，以及負責處理受害者事務的教會機構代

表。我希望這些努力在未來仍能繼續擴大。

「手足情深，而非奴役或冷漠的全球化」

6. 教會「在社會中宣揚基督愛的真理」（註九），因此不斷投入人性的真理所發起的仁愛行動。教會被委託去向所有的人指示悔改的途徑，讓我們能改變我們看待近人的方式、在每個人身上認出他是人類大家庭中的弟兄或姊妹，並承認他在真理與自由中與生俱來的尊嚴。在聖女若瑟芬·柏姬達（Josephine Bakita）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這位聖女來自蘇丹達爾富（Darfur）地區，她九歲時被販奴分子綁架，賣到殘暴的主人家。因為她受苦的經驗，再加上她有了信仰，她後來成為「天主自由的女兒」，獻身於修會，為他人服務，特別是為那些最低下、最無助的人服務。這位聖女生活在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即使在今天，她仍是一位榜樣，為許多奴役下的受害者完美地見證了「希望」（註十）；她能支持所有獻身於對抗這「在現代社會的身體上的傷口，對基督身體的鞭笞」（註十一）所做的努力。

有鑑於此，我請求每一位

，在符合自己特有角色和責任的情況下，以友愛來對待那些在奴役狀況中的人。讓我們以個人和團體身分自問，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若遇到可能是被販賣的受害者，或當我們禁不起誘惑，要購買那些很可能是剝削他人者所生產的物品時，我們是否覺得受到了質詢。我們當中有些人，或是出於冷漠，或是出於經濟考量，或是因為陷入日常的憂慮中，對這一切視若無睹。然而，其他一些人卻是決心有些作為，去加入民間組織或是每天都做一些小小的善事，例如給人一句和善的話、一個招呼或一個微笑——小事情卻有大功勞！這不需要任何花費，卻能給人希望、開闢途徑，改變另一個在生活中必須隱名埋姓的人的生命；他們也能因此而改變我們的生命。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正面對一個全球性的現象，問題已超越任一團體或國家的能力。為消除這現象，我們需要全面動員，才足以與此現象的規模相抗衡。為這緣故，我大聲疾呼所有善心人士，以及目睹了現代奴役禍患的遠近人士，包括民間組織的最高層人士，請不要成為這惡事的共犯，不要轉面不顧弟兄姊妹、人類同胞

——那些被剝奪了自由和尊嚴的人的痛苦。我們反而要有勇氣去觸摸基督受苦的血肉（註十二），那是顯示在無數基督稱之為「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瑪廿五 40、45）的面容上。

我們知道天主會問每一個人：你對你兄弟做了什麼事？（參創四 9—10）。冷漠的全球化，在今天成為許多兄弟姊妹生活中的重擔，需要我們大家打造一個遍及全球的精誠團結及兄弟之情，能帶給他們新希望、幫助他們在這個時代的種種問題中，以及在他們所揭露天地中，懷著勇氣前進。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

自梵蒂岡

教宗方濟各

註：

註一：第一號。

註二：教宗方濟各二〇一四年世界

和平日文告，2。

註三：教宗方濟各宗座勸諭《福音

的喜樂》二。

註四：參考二〇一四年十月三日「

向國際刑法協會代表致詞」

：羅馬觀察報，二〇一四年

十月三日，第4頁。

註五：二〇一四年十月廿八日，對

參加「全球群眾運動」的人士談話：羅馬觀察報，二〇

一四年十月廿九日，第7頁

註六：參宗座正義與和平委員會，反省企業界領袖的召回，二〇一三。

註七：本篤十六世，《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66。

註八：參第一〇三屆國際勞工組織會議，二〇一四年五月廿二日致主席 Guy Ryder 先生之信函：羅馬觀察報 二〇一四年五月廿九日，第7頁。

註九：本篤十六世，《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5。

註十：「由於認識此希望，她被『救贖了』，不再是奴隸，而是天主的自由的孩子。她了解了解保祿對厄弗所人所提的，他們先前沒有希望，在世上沒有天主——因為沒有天主所以沒有希望」（本篤十六世，《在希望中得救》通諭，3）。

註十一：二〇一四年四月十日，對「第二屆國際打擊販賣人口會議：教會與法律力量的合作」談話：羅馬觀察報，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一日，第7頁；參《福音的喜樂》通諭，270。

註十二：參《福音的喜樂》通諭，24、270。

## 談身處經濟危機時代的家庭

奧斯卡 (Oscar Andres Cardinal) 樞機主教

二〇一四年九月廿三日

張佩英譯

我生長在中美洲的宏都拉斯，本來家父希望我成為一個機械工程師，可是我卻覺得自己有司鐸的聖召。現在天父從天上看著今天我們生活的動盪世界，說不定會想：「好家在，這小伙子選了一個有長期保障的行業。」

五十年前，當我還在修院的時侯，我和父親絕對沒有料到在第三個千年，不但年輕人沒有工作保障，甚至他們雙親的命運也相同。

今年(二〇一四)九月中，我參加了由明愛會與宗座家庭委員會舉辦的一個會議，大家共同思考面對今日的金融危機時，家庭如何能成為一個重要的資源。

九月在傳統上，是世界各地眾多年輕人結束暑假返回學校的日子，或是畢業生選擇一個與他所學相符的行業的時候。可是，今天年輕人就業的機會不多，即使有，合約提出的條件，也不足夠他們建立一個有尊嚴的生活：買一個房子，養一個家。

六年了，經濟危機的陰影拖著長長的尾巴，籠罩著人們的希望與

可能。現在自由市場造就了一個特殊的現象：社會排擠。世界上最富有的八十五人，囊括了全世界財富的一半。

在這個貧富極端的世界，年輕人有機會接受教育算是很幸運的了。在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富裕國家，有愈來愈多的家庭，為了要幫孩子們購買教科書，得向明愛會求助。

而此刻，在世界上遭到戰火蹂躪的地區，許多家庭與年輕人失去了家、國、希望，和受教育的機會。逃到約旦的敘利亞難民，有八成還不到三十五歲。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在敘利亞時沒有上學的機會，逃到其他國家當難民了仍然沒有

我們留給年輕一代的遺產是巨大且令人震驚的矛盾：一群鶴立雞群的人越來越富，且遠超過人們的想像，但在各明愛會門前等待援助的人卻越來越長。

我們給年輕人的是一個更不穩定的世界：就業率低，機會少；結婚、成家立業，在在是一個遙遠的夢。

在人們更急切需要家庭支持他們來應付這個危機時代一波又一波的打擊時，卻發現自己越來越孤單、孤立。即使他們有家，卻往往感覺不到自己在社會上的價值。

法國明愛 Secours Catholique

告訴我們，許多無助的父母除了自己的孩子，並沒有其他可傾訴的對象。經濟危機造成的財政與社會不穩定，使得他們覺得自己一無用處，在當前的「排擠社會」裡沒有一席之地。

我們當前最大的挑戰是：如何確保個人、家庭或社會，都把精力集中在公益而不是個人的需要上。

教宗方濟各在《福音的喜樂》(Evangelii Gaudium)《勸諭中告訴我們：「一旦我們內心被個人的利益和關切所佔據，就不再有空閒想到別人、想到窮人。我們再也聽不到天主的聲音、感覺不到天主愛的平安和喜樂，要做善事的渴望也將消失無蹤。」

聖家提醒我們：在艱難時期，一家人緊密團結是非常重要的。基督激勵我們：要走出去，去關心那些脆弱的、迷失生命方向的人。

有些家庭可能不願意承認失敗、需要金錢或精神的支助。身為基督徒，我們需具穿透人心的「透視」能力，看到別人的需求。在家裡，我們也需有足夠的警覺，察覺家人對合一、支持和了解的需要。

我們尤其要珍惜每個家庭，幫助人體認到家庭是人類巨大的希望之泉，是構成社會的基石。

懷著這樣的信念，我們就能建立一個擁抱天下一家的將來：在那裡，社會的大門將為每一個人洞開

那時，資本主義將是多餘的，而愛與憐憫將成為全球的通用貨幣。

## 達爾富十年之後

吳龍麟譯

達爾富衝突十年之後，仍有一四〇萬人住在難民營，明愛會的工作夥伴挪威教會援助基金會是少數幾個為難民提供人道救援及醫療服務的機構。英國與威爾斯明愛會工作人員最近從達爾富回來，分享她在當地難民營的經驗與反省。

### 抵達蘇丹

蘇丹的商業中心就像其他國際大城，交通尖峰時間很早就開始，似乎永不結束。車輛緩緩在車隊中前進，但是沒有人能快速抵達目的地。一輛驢車和其他車輛擠在車陣中，有時最快的交通工具就是最原始的交通工具。當地氣溫高達四十三度，短短一段路程像是在烤箱中行進。

當飛機抵達達爾富機場時，大型建築物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貧瘠荒涼的大地。偶爾的一塊綠地是當地的農地。

從機場到挪威教會援助基金會的路顛簸不平。該基金會過去十年來在前線提供難民生活物資，食物，飲用水，清潔用品，醫療健康診所。

沒有柏油路，只有泥巴路。驢車是唯一可行迅速的交通工具。街

道兩邊是鐵皮屋或是木屋。唯一堅固的建築是警察局；政府辦公大樓，和聯合國辦事處。

### 十年的泥磚

十年前聯合國的難民營是暫時搭建的帳篷。這十年來已被泥磚蓋的房子所取代，暫時的收容所變成永久避難所。站在這裡我們已經看不出難民營的界限，不斷湧入的難民使收容區不斷擴大，和鄰近城市融合為一。

我們爬上一個小山丘看看難民區；當地的義工告訴我難民區差不多是五十個歐洲足球場大小。但是那似乎是保守的估計。我看到山丘的另一邊也有暫時搭建的房屋。放眼望去似乎是難民要在此定居了。難民營中央是一個市場，有成堆的粗製濫造的磚瓦要來蓋更多房子。一些家庭還養雞養羊，這些動物四處遊蕩尋找食物。

七年前挪威教會援助基金會和明愛會合作開始計畫提供更多有效的供水設施，以服務二萬多災民。他們打井取水，現在有太陽能板供電將水提供給難民營的十五個供水管。一位婦女記得當年開井的辛勞，她準備食物給鑿井工人，她也出現在第一張鑿井的照片中。『當我們剛抵達難民營時，飲用水是一個大問題。要徒步走到山谷裡去取水；有許多婦女與少女受到壞人侵襲。十年之後難民營裡還有許多

問題，但是至少現在取水不是問題。我自己和我的兩個孩子因為每天都有清潔的水才不致生病。』

難民營的婦女早就起身做家务事，帶著水罐去排隊提水。我們難以想像這些婦女是如何存活在這個環境中；被迫拋棄家園，一無所有重新開始，新環境不接納他們。一名婦女說：『當我和家人來到難民營時，情況十分惡劣，我們睡在泥土地上，家人都靠在一起，我們十分恐懼，害怕有更多槍擊。』

當我們詢問難民是誰在幫助支援他們，明愛會的夥伴挪威教會援助基金會是所有人共同的答案。挪威教會援助基金會在過去十年是當地唯一不斷提供人道救援的機構。當地人說：『挪威教會援助基金會為我們和我們的孩子帶來食物清水與健康。他們關心我們，與我們同在，不曾遺忘我們。』

我們很容易被達爾富難民營的情況所震撼，但是如果我們停下腳步仔細看，仔細聽，到處都有希望的記號。難民會談到他們生活的困境，但是也會提到和平的希望，回家的希望。我以為這裡的人已經一無所有，但是他們卻願意為他人奉獻自己所有的一切。一位婦女幫助朋友做飯，一個小孩用舊塑膠瓶做成玩具汽車送給鄰居，他雙手奉獻，臉上帶著靦腆笑容。

在達爾富難民營，苦難的生活

沒有奪去他們的希望與夢想。相反地，他們的雙手緊緊握著希望。

## 明愛團結起來，消除拉丁美洲的貧困

Bishop Jose Luis Azuaje

拉丁美洲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陸地，明愛在各個前線工作協助打擊數以百萬計人們貧窮生活中的可怕醜聞。

拉丁美洲明愛和加勒比有很多方法確保積聚在極少數人手中的財富能與人共享。我們支持婦女，並授權她們幫助社區、家庭和她們自己。我們以人權的強烈呼聲公開反對折磨我們陸地的不公正。

來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所有二十二個明愛組織的人每四年聚集在一起，這就是為何這星期我們在哥倫比亞，我們選出區域和區域協調的主席，計劃未來的道路；如何能夠更協調的工作，更好地活出我們的信心，並代表教會表達對窮人高於一切的服務，充滿了同情並提供一條充滿歡樂和希望的道路。

我們會議的精神根基於教宗方濟各的宗座勸諭福音的喜樂（Evangelii Gaudium），伴隨著聖父，我們夢想的「傳教士選項」，就是一種能夠轉化一切的傳教的衝動。使教會的習慣、做事的方式、時間和進度，語言和結構，可以適

當引導今日世界的福音化，而不是她的自我保護。

我們的陸地面臨諸多挑戰，因此必須作出回應。經濟危機使富國和窮國之間的差距變得更大，我們如何創造一個基於團結而不是競爭的另一種經濟模式？

像很多世界其他各地，我們的陸地正遭受高失業率，即使人們有工作，往往也沒有就業和社會保障。也有越來越多的數字鴻溝顯示有很多人不用電腦或互聯網，沒有技能得以從數字世界中受益。

許多國家，特別是在中美洲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暴力、幫派和毒販，撕裂了社會的結構。這種不穩定性導致了可怕的痛苦，往往迫使許多兒童逃離。

腐敗的情況愈來愈多，意識形態的弱化通常會激發政黨。事情變得比較即興，政黨則會興起一波民粹主義（舊俄集產主義）。

現在的問題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我們如何推動價值和尊重人的尊嚴。

明愛在拉丁美洲的組織強烈植根於信仰，在我們的工作和對每個人光明未來的視野，有密切的相互聯繫。我們同心協力回應人們的需要，並互相支持這項工作。

在社區工作時，我們重視並促進人的文化。我們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優勢，並利用這些優勢來工作

，幫助社區確實發展機遇並提供他們的所需。

因為具備強烈犧牲奉獻的精神，使明愛在拉丁美洲的工作人員以極大歡樂和防治犯罪的態度來工作。我們認識到，當人們顯示愛心，他們和社區將有能力改造自己。當我們努力創造一個更有尊嚴的生活，正義將更專注於維護共同利益。

明愛雖不是萬能的，但是拉丁美洲如此強烈團結的心意將可以幫助人們得償宿願。（譯自 Caritas Internationalis, 28 October 2014）

## 伊波拉病毒癱瘓 獅子山國凱內馬市

張佩英譯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發自國際明愛

安東尼雅修女（*Anthonya Ezebekwe*）是獅子山（*Sierra Leone*）凱內馬市（*Kenema*）聖玫瑰小學（*Holy Rosary Primary School*）的校長，也在東方理工大學（*East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授課。該市如今因伊波拉爆發而被隔離。

有人跑來對我說：「修女，我們今天沒有吃的！」如果當時身上有錢，我就把錢給他們；他們會很高興，也很感恩。如果碰巧我沒帶錢，心中就很難過，更為他們擔心

。他們都是單純溫和的人，伊波拉奪去了他們的尊嚴，也奪去了他們的生計來源。

凱內馬市是伊波拉在獅子山國爆發後受創最慘重的城市。市內許多家庭受重創，許多人失去配偶，許多孩童成了孤兒。老百姓深受創傷，也被貼了標籤。

在我管理的聖玫瑰小學裡，至今有一個學生失去母親，兩個失去父親，而其中一個的母親在之前已經去世，於是她成了名副其實的失恃孤兒。

凱內馬市自從被宣布為疫區後，與本國的其他市鎮實行隔離已近三個月，市民被限制只能在市內行動，而且嚴格執行。

只有運送糧食及醫療用品的車輛得以進入凱內馬市，沿途且有多個嚴格的檢查站。運來食物的人把物品價格喊得老高，窮人根本買不起。

我在市場上看到，人們只買少量的必要食物，如米、魚、油和蔬菜，因為價格每天在上升。許多人吃不起正規的三餐。他們看起來臉無血色，營養不良的樣子。不是依波拉殺死人，而是人們沒有體力去反抗戰勝伊波拉。

在凱內馬市，伊波拉危機也癱瘓了市民的日常生活。例如學校不能上課。教育部雖然透過電台教授一些課程，鼓勵學生收聽，讓他們

問問題或評論，然後收聽答案，但是又有多少學生家裡有收音機，甚至電話向老師提問的？

有時我們只注意病人，而忽略了其他也需要我們幫助的人；這些人因負責養家的感染了伊波拉不治去世而頓失依靠。我的學校裡就有多個學生，因為他們的贊助人死於伊波拉，從此不能回校繼續學業。

我看到許多學生在市場或街上叫賣，賺錢養家或養活自己；另外的或踢足球，或從早到晚掛在電視上；一些女孩子不再上學，因為她們懷孕了。種種情況令人憂心。即使我們僥倖渡過伊波拉的危機，它的影響仍會在我們的社會裡延續一段很長的時期。祈禱天主幫助我們！

雖然政府在外國的幫助下，努力遏制這個容易蔓延的病毒，但是仍然有人死於伊波拉，好些家庭被隔離。

許多民眾仍然不懂預防伊波拉的方法。為死者清洗、觸摸遺體的傳統儀式，很難為獅國人捨棄；許多人堅持要為所愛的人進行這最後的埋葬儀式。於是，那些為伊波拉犧牲者清洗、穿著、觸摸、或埋葬的人，感染上病毒；其中幾個又感染了別的人。

我聯絡了凱內馬明愛的詹米先生（*Patrick Jamiru*）。詹米先生

組織了一些「認識伊波拉」的工作坊。他給聖玫瑰小學的老師們提供了伊波拉的相關資訊。

老師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例如：如果有人要來，該怎麼辦？詹米先生沒有人要來，該怎麼辦？詹米先生把自己的電話號碼給他們，說明有事時可找他，他會負責處理；不過他再三強調，絕對不可以碰觸任何屍體。

老師們也想知道，為何工作坊團隊鼓勵大家把病人送到醫療中心？那邊根本沒法治療伊波拉！詹米先生回答說：這樣做，首先是病人的病毒不會傳給家人；然後，中心的醫生和護士會給病人藥物，讓他們舒服一點。

讓我們繼續祈禱，祈願伊波拉很快過去，我們因而重獲平安！

## 科技為 HIV 患者帶來新療法

Robert Villo 蒙席

在貧窮國家偏遠鄉下地區的診所，辛勞的當地健康照護工作人員以少量的藥物與援助來照顧好幾百位病人。用簡單、廉價的方法來診斷與治療 HIV(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病患，可說是生死交關的事。

新的科技為貧窮的病患帶來新希望，有四位科學家與天主教會人士在澳洲墨爾本為 AIDS 愛滋病(開會，評估 HIV 的感染與治療

方法。

澳洲柏納學院的文學碩士 Suzanne Crowe 教授的研究報告指出一種新發明廉價、低技術性測量 CD4 細胞(一種人體免疫系統的白血球，負責抵抗各種感染)數量的工具是地方上健康的一大利器。這種工具可利用電池或直接連到電話機，只要一滴血就能測出結果，因此避免了混淆的結果。

這個技術可提供 HIV 患者愛滋病帶原者(免疫系統上更迅速的分析，以便醫師能及早開處方，加以治療。

這四位科學家早在愛滋病最初流行時就開始了他們的研究工作，與天主教健康照護協會直接或間接合作，並不斷尋找方法避免這種病毒的擴散，專注於這項研究計劃的專業、勇氣和對病患的憐憫。

英國哥倫比亞大學的 Julio Montaner 博士提到 HAART(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療法(註：HAART 是用來抑制 HIV 病毒複製的治療方法的名稱，這種方法已被證實可以降低活性病毒的數量。Montaner 博士自 1983 年到二〇一三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採用 HAART 療法，明顯降低了 HIV 病患的傳染率。

澳洲的 David Cooper 醫師和泰國紅十字會合作一個臨床研究和試驗，積極參與發展中世界對 HIV 的生藥預防及樂觀療法。他回

憶起當年早期愛滋病在雪梨仁愛會的聖文生醫院很猖獗，附近有許多同性戀和注射毒品的吸毒者都需要 HIV 的治療。

義大利的 Stefano Vella 醫師想起著名的 Durban 國際愛滋會議，在發展中世界的 HIV 患者要求施行 HAART 療法，此法過去僅限於使用在高收入國家中能夠負擔每年每人三萬美金的患者。這種需求對製藥公司施壓，迫使他們降低價格。政府也在尋找新的財務機構幫忙以便 HAART 療法能在發展中世界施行。

Vella 醫師說：「科學、臨床和行動團體彼此之間的擁護與合作，對愛滋病患者的照顧開啟了全新的通路，可做為解決其他重大公眾健康問題的模範。」

## 敘利亞的戰爭：生活日記

敘利亞明愛會

大家好！

我是敘利亞人，和我的先生、孩子及家人還住在在大馬士革。雖然附近還有戰爭，但我依舊選擇住在這裡……。

為什麼？

有很多理由讓我做了這個決定，但最大的原因就是，「大馬士革」不僅是全世界最古老的首都，也是我心中最古老的……。

帶你到我辦公室之前，先讓你看落在我家附近的炮彈殼的痕迹，

它破壞了柏油路，所以你可以想像它對人體有多大的傷害，通常當砲彈落下時，它可能擊中某人，也可能不會，但總是有衝擊力。它擊中我們的內在，也讓我們心碎。

也許它對我們內心的傷害，就如同它對柏油路的破壞。

在去辦公室的路上，短短二分鐘的車程，就有十四個被炸的破洞。

我故意走那條路，不知道為什麼？也許是因為迷信，因為炸彈不會擊中同一個地點兩次。又或許當我的車子經過路上的破洞時，我彷彿對眾人宣示著，不論外面發生什麼事，我依然堅強的生活著。

對了！我忘記告訴你我在明愛會工作。明愛會代表著仁愛、給予和支持，但在我們這種受創的國家，它代表的意義就不僅如此……。

讓我解釋給你聽，如果我能成功的解釋，敘利亞明愛會不僅是仁愛、給予和支持，也許它還代表了人與人之間溫暖的關懷。

我是敘利亞人，我還是和先生、孩子及家人住在在大馬士革，雖然附近依舊有戰爭，但我還是選擇住在這個城市……。

為什麼？

也許是因為這裡除了痛苦和悲傷之外，我還能給予一些什麼……。

內付

證號  
752

誌